

中乌文字之交

李明滨

中国和乌克兰早就有文字之交。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文化人已陆续访问过乌克兰，如 30 年代著名记者戈公振和《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曾赴苏采访报道。但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则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后开始。



1949 年以来至乌克兰独立，中国与乌克兰的文化交流，主要在原苏联的框架中，通过政府间的文化协定和民间交流两个渠道进行。回顾近 40 多年来，中乌进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广泛的，其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互派代表团访问、互派留学生和进修人员、互派艺术团演出、互相举办文化艺术展览、文化电影周、互聘专家讲学、互相翻译出版书籍，以及互相参加对方的学术会议、文化体育比赛等等。

在中乌文化交流中充当桥梁的，首推前辈学者戈宝权先生。他从 1950 年任驻苏使馆文化参赞起，就多次到过乌克兰，以后又经常访乌。他分别在两国报刊上不断著文，作双向介绍，同时还从事翻译，涉及面很广，包括社会建设、风土人情，尤其是文化，成为我国乌克兰学的开拓者，其业绩已经得到乌方的好评，基辅的《环球》

杂志在 1987 年就有专文加以褒扬。

由于交往的频繁和固定,北京大学自然而然成为传播乌克兰文化的一个基地。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解放后首任系主任曹靖华先生聘请的头两位苏联专家:俄语语言文学专家鲍罗金娜教授和俄苏文学专家卡普斯金教授都来自乌克兰的基辅大学。从 1952 年到 1957 年,俄文系在系政和教研室的建制,学生培养计划、专业设置和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有的直接参考并借鉴了基辅大学的经验。

60 年代初,北大教授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首次在中国精要而全面地评介了乌克兰文化的代表谢甫琴科。到八九十年代,由俄语系教授曹靖华任主编,张秋华、岳凤麟、李明滨任副主编的大型《俄苏文学史》(三卷本)具有更为全面系统、贯穿古今的性质,该书内容包括了从古典到现当代的乌克兰文学,作为全国通用教材,其影响尤为广泛。

谈到 80 年代北大在传播乌克兰文化方面的作用,不能不提到两件事。一是受国家教委的委托,由北大教授李明滨和天津师大教授郑刚主编了《苏联概况》(1986)一书。它首次以高校教科书的形式在我国全面介绍苏联,包括乌克兰的国情,书中涉及乌克兰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科技教育以及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不但作为俄语专业学生专用的教材,为从事乌克兰学研究提供基础的知识,而且可为一般读者展示乌克兰的概貌。一是从 1987 年至 1992 年,北大聘请了基辅大学副教授李亚申科来校任教,除了讲授俄语,还开设了一年的乌克兰语讲习班。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恐怕也是首次的乌克兰语教育,具有开创性意义。可惜的是,由于客观条件,未能坚持下去,影响了效果。

乌克兰学研究的另一个基地武汉大学的作用也令人瞩目,它不但与基辅大学结成合作伙伴的关系,有固定经常的文化交往,而

且设立了乌克兰研究所。这是我国唯一的乌克兰学研究机构，其成就我们期待武大的同行今后有专文介绍。

二

50年代以来，中国读者通过多种苏联文学史的中译本——季莫菲耶夫主编《苏联文学史》（水夫译，1956年），诺维科夫著《现阶段的苏联文学》（北京大学俄语系俄苏文学研究室译，1980年）、科瓦廖夫主编《苏联文学史》（张耳、王健夫、李桅译，1982年），叶尔绍夫著《苏联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译，1986年）等，了解乌克兰古典作家谢甫琴科、弗兰科、柯秋宾斯基、乌克兰英卡和当代作家冈察尔、狄青纳、柯涅楚克、斯捷里马赫等。

随着文学史的翻译，中国对乌克兰作家评介的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涉及了古今作家的主要代表作，基本上反映了乌克兰文学的全貌。《欧洲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就对乌克兰民族文学和标准语言的奠基人谢甫琴科（1814—1861）作了全面的介绍。1956年中国举行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其中介绍了乌克兰另一位著名诗人弗兰科（1856—1916），戈宝权为此译出《乌克兰作家弗兰科诗文选》。其后报刊评介乌克兰作家的文章时有所见。近10年来，更为集中的要数北京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杂志《苏联文学》1987年第二期“乌克兰文学专号”。

从作品翻译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翻译的数量大而且选择精到，有些名篇甚至有多种译本，不少作家还出有选集、合集或作品单行本。

谢甫琴科的中文译作从1951年到1987年共有20种，含诗歌60篇次以上，作品集有3种：《音乐家》（项星耀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上尉太太》（丁祖永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

《谢甫琴科诗选》(蓝曼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弗兰科的作品则已译出代表作之一《巨蟒集》(傅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此集收入他的短篇小说名作《列西哈一家》等20篇。另一本《岔路集》(家骧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也已译出,其他还有一些诗文散篇。译作共8种,含诗文40篇以上。

女诗人乌克兰英卡的作品已译出诗11首,如《谁对你说我脆弱》、《珍贵的眼泪——献给伊凡·弗兰科》、《梦》等(麦萃禾译,《世界文学》1962年第7—8期),《初春》、《玲兰》、《我的道路》等(蓝曼译,《苏联文学》1987年第二期)。

柯秋宾斯基的作品从1950年起就已译出单行本,迄今累计有4种:《妖怪莫尔加邦》(吕谟野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年)、小说集《马没有罪过》,收入小说6篇(王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珂丘宾斯基短篇小说选》,收入短篇小说8篇(吕谟野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和《珂丘宾斯基小说选》(王汶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其中以《珂丘宾斯基小说选》最有代表性,它收入小说10篇,多为名著,包括《海市蜃楼》等。另外还有些零散译作,总数在30篇以上。

当代作家中,冈察尔在中国影响最大,他的短篇小说《永不掉队》(高莽译)50年代被选入大学课本,60年代被选入中学课本,备受青年学生的喜爱。他的作品大部分已被译成中文,有些作品甚至被跟踪翻译。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旗手》三部曲《阿尔卑斯山》、《蓝色的多瑙河》、《金色的布拉格》在1946—1948年刚发表完,即陆续出了中译本,而且有的还出了两种译本,例如《黄金的布拉格》(朱保光译,晨光出版社,1950年;徐克刚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

冈察尔的名作译为单行本的很多,有《摩拉瓦河对岸的春光》

(金人译,1950年)、《云雀》(关太平译,1953年)、《让灯塔亮着》(魏庆祯译,1957年和1958年)、《飓风》(郑文樾等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小铃铛》(王平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你的朝霞》(佟轲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龚查尔短篇小说集》(乌兰汗译,1951年)、《冈察尔短篇小说集》(顾用中译,1953年)等共15部,此外尚有大量的短篇译作散见于报刊。从1949年至1985年,其中文译作有38种,含作品75篇次以上。

另一个影响大的作家是柯涅楚克,他在卫国战争期间(1942年)创作的著名剧本《前线》由前辈学者、作家肖三译出,1944年6月在延安《解放日报》连载,广播电台同时播送全文,鲁艺话剧团也演出该剧,这使作者在中国即时闻名遐迩。当时,苏联文艺作品是被当作生活的教科书的。1945年1月胶东新华书店出版的该书收入了中宣部和总政治部的通知,指出该作品的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和戈尔洛夫(按:《前线》的主角)之覆辙。”而剧中的记者“客里空”也成了中国当时新闻界作为力戒浮夸虚报的“反面教员”。

柯涅楚克作品的中译本还有《马卡尔·杜勃拉瓦》(魏荒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红林》(种觉译,时代出版社,1953年)、《雪球花林子》(汤弗之译,时代出版社,1954年)、《战线》(林陵译,时代出版社,1954年)、《乌克兰草原上的游击队员》(柯力译,时代出版社,1954年)、《普拉东·克列契特》(梁秀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翅膀》(柯力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星星为什么微笑》(汤弗之译,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聂伯河上》(苏虹译,戏剧出版社,1962年)和《柯涅楚克选集》(多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等共10种。

其他作家的中译本,还有斯捷里马赫的小说《人血不是水》(文颖译,1961年)和《真理与歪理》(荣如德等译,1985年)2种;雷里斯基的《诗选》、《诗十首》(均邹绛译,1983年和1984年)等7种,含诗歌29首以上;巴让的《伦敦的大钟》(沙金译,1951年)和《列宁的旗帜》(史蓉译,1960年)2种。

三

反过来,乌克兰也译介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其中有两位汉学家成绩突出,值得我们介绍。

住在基辅的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乌克兰作协工作人员伊凡·科尔涅耶维奇·契尔科(1922—)是乌克兰著名的汉学家,1940年参军,曾在远东部队服役。1943年进入海参崴东方语言军事翻译专修班学习,到过我国吉林市苏军俘虏日军的战俘营工作,1953年退役。从1955年起,在担任报刊编辑工作之余,坚持不断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迄今用乌克兰文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已有30多种。计有:《新中国的孩子们》(1955年)、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1956年)、鲁迅《故乡》(1957年)、朱白《快乐的日子》(1957年)、夏衍《考验》、鲁迅《阿Q正传》(1958年)、《鲁迅选集》(1961年)、茅盾《虹》(1959年)和《蚀》(1985年)、老舍《月牙儿》(短篇小说选,1974年)、高玉宝《我要读书》(1959年)、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1961年)、巴金《家》(1976年)等,还有古典文学作品,如蒲松龄的《聊斋选》(1980年)、宋代的话本《碾玉观音》(1983年)。此外他还经常在报刊上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中国的电影对白等,最近又出版译作《中国民间故事》(收入故事27篇,1991年)。

另一位乌克兰汉学家是住在莫斯科、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的雅德维加·康士坦诺夫娜·李谢维奇(1951——)。这位年

轻的女汉学家也是诗人，从1969年起就经常发表诗作。这样，她从中文翻译成乌克兰文的作品就以诗居多，如译杜甫、艾青、李瑛、张志民、公刘、流沙河、邵燕祥、张学孟、舒婷的诗。同时，她也翻译了不少当代小说，如张抗抗、周克芹、张贤亮、王蒙的作品。其中有的是与另一位莫斯科的汉学家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索罗金合作翻译的。

基辅的重要乌克兰文杂志《环球》和其他报刊，近年来经常登载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作，并撰文介绍我国的舍甫琴科诗译者——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的事迹。经常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乌克兰译本的是第聂伯河出版社和青年出版社。

自乌克兰独立以来，中乌文化交流更为直接。本文作者有幸参加了1992年基辅大学举办的第一次乌克兰学国际学术会议。1993年在基辅举行的第一次“乌中——合作之路”双边国际学术研讨会，又有许多中国学者参加。目前这种交流的势头正在加强，我们有理由期待它带来更为丰硕的成果。